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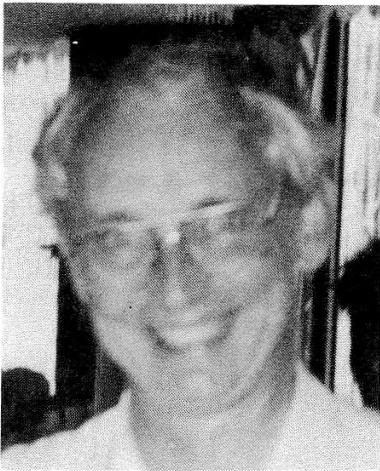
# 中國教會：展現新生命

溫順天著 陳愛潔譯

當我們注視今日的中國教會時，當會看到既有光明亦有陰暗。光明的地方著實不少。中國教會已從文化大革命的沉寂及多年的迫害中復甦，展現新生命。每當想起聖召如此蓬勃，就不禁為之雀躍。正如我在今年二月與一批美籍神父訪華時一樣，你只要踏進佘山修院的演講廳，看看那裡一百三十位修生閃亮而熱切的面容，就會明白聖神正在祂的教會工作。

## 聖神照亮教會：修院充滿活力

從修生們臉上看到的慷慨、自我犧牲以及熱誠，都確定聖神悉心照料著教會。人們會記起福音描述復活的耶穌進入晚餐廳時，祂的門徒因「怕猶太人」而畏縮，但耶穌首先向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復活的主首先祝願祂的宗徒平安，然後派遣他們為



祂作見証。隨後，祂彷彿爲了幫助他們履行這任務，便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領受聖神吧。」這番說話令人想起天主在創造人的時候，也向亞當噓了一口氣，使他成了有靈的生物。現在，主復活後，宗徒們在耶穌基督內成爲新的受造物，充滿聖神，也充滿力量，被派遣宣告救恩的喜訊。

這些修生的面容也反映聖神的臨在。當他們圍著向我們提問時，便會感覺到他們的活力。他們對普世教會十分感興趣，也想知道在美國是否有很多人皈依基督教，什麼東西吸引人進教會，聖召又是否蓬勃？衆人都看到他們的聰敏和幽默感。

同樣的況境也在武漢、西安，以及北京中國神哲學院出現。每間修院都有六十名或以上的修生接受陶成，準備晉鐸。各地的男青年看來都是聰明伶俐、富幽默感，並渴望參與本地教會的牧民工作。

## 聖神照耀著修女培育

修女的情況也同樣。我們在西安與廿五位修女

見面，她們都是從陝西省各地派往這古老的首都，攻讀一年神學課程。對她們來說，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如魚得水。後來，我陪同一群日本教友往開封，又遇到另一批年輕修女。這批年輕修女大多是二十歲左右，同樣展露燦爛的笑容和幽默感。她們的訓練和培育，都是由兩位年逾八十的主顧會修女負責。這些年輕修女，全都是熱切地和慷慨地把自己生命奉獻給上主。對我來說，她們也標誌著聖神的臨在，以及中國教會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 年輕神父擔任要職

在週遊大陸期間，我們也遇到一些聰敏的年輕神父，他們剛在美國完成進修後回國的。現時，他們全部在全國各大修院擔任重要的職位，例如倪勇神父和竇學森神父，就分別獲委任余山修院和中國神哲學院的教務主任。

自從公開教會的修院於一九八二年重開以來，已有約七百名修生晉鐸。至於地下教會的晉鐸人數，

則沒有人知曉。這些新神父在官方教會的一百一十五個教區服務（在一九四九年，共有一百卅九個教區）。目前在中國，官方教會有七十位主教，另外地下教會估計有四十位。現時，有超過一千六百名修生在三十一間大修院和小修院讀書，還有七十人在海外的修院和天主教大學進修。中國的天主教徒的人數，估計約有五百萬至六百萬。一千位神父分別在超過四千五百間重修或重建的聖堂服務。（也許在地下教會另有數百位神父。）

這一切顯示中國教會令人驚嘆的光明及活力，展示復活的臨現。但是，這樣的成績也帶來不少問題。現在，我們轉過來看一些顯示陰暗面存在的問題。對於一位剛晉鐸的神父或剛發願的修女來說，當他們開始在堂區工作時，會遇到什麼事情？

## 陰暗面之一：官僚架構

他們首先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適應地方政府的架構。一切宗教活動都是由宗教事務局和中

國天主教愛國會掌管，任何事情都逃不過他們的檢查和監督。管制的程度或嚴或寬，則要視乎當地的情況而定。有時，這種管制涉及在經濟層面，例如堂區的財政管理並非由堂區司鐸，而是由愛國會負責。這種事態可能會令新上任的年輕神父感到厭煩。

有人想知道政府可曾考慮調整所有監督宗教事務的架構。中國必定是世上仍維持這類架構的少數國家之一。再說，廢除這些架構會有助簡化本地教會與外國教會的關係，因為外國教會的代表寧願直接與本地教會領袖來往，也不願經過政府官員。

## 陰暗面之二：貫徹政府的運動

政府推行一些定期性運動，其矛頭直接指向宗教，並要求地方層面能即時貫徹履行。這些運動使年輕神父和修女感到為難。例如，去年政府要求宗教團體遵從江澤民主席提出涉及宗教問題的「三句」運動：（一）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二）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三）積極引

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 陰暗面之三：聖堂登記

去年展開的一項運動更是令人困惑。該運動要求所有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都要向政府登記。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說，這運動的目的並非只爲了登記，而是利用登記作爲一種途徑，加緊對宗教活動場所以及一切宗教活動的合法管制。登記是當局有系統地對宗教活動加以控制的過程中一個環節。

要求非官方聖堂登記的運動，遭到部份主教指責，因爲這只會加劇政府與教會（特別是非官方教會）之間的緊張氣氛。有些主教聲稱教友被迫背教，而學生被迫寫信放棄自己的信仰。有關主教、神父和教友被捕、被毆打、罰款及監禁的報導仍不絕於耳。地下主教團利用中國聖統制成立五十週年的機會，懇請政府重視列寧的教訓。列寧曾指出，宗教是個人的事，不能被任何行政手法破壞，人民也可被迫放棄自己的宗教。就所有遭遇不公平待遇、

歐打或監禁的教友而言，不管他們屬於官方或地下教會，教會都應爲他們挺身說話。

## 教宗的呼籲

去年十二月，教宗在致中國教會牧函裡，直接向中國當局作出呼籲，告訴他們無需懼怕天主或祂的教會。教宗寫道：「假使基督門徒按自己良心和信仰而行動的權利受到尊重，他便可以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活出自己的信仰。」教宗要求真正的自由獲得保障，好使基督的信徒能爲國家的發展而貢獻自己的能力和才幹。他亦指出，如允許的話，教友可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角色作出顯著的貢獻，而他們亦會懷著熱誠，投入這樣的工作。

年輕神父和修女正處身這些緊張的氣氛裡，蒙召服務和牧養基督徒的小團體。

## 修和的問題

年輕神父和修女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

分裂教會產生的差異和分歧。如有人問一位年輕的堂區神父：「你的堂區有多少教友？」他便會答說：「比那些來聖堂的多。他們不來，因為他們的想法跟我們的不同。」他所指的是地下教會的成員。他遭他們拒絕，這是他要背負的十字架之一，而且爲他來說是沉重的。

一九九五年一月，教宗在馬尼拉勸勉所有華人天主教徒，提出修和的問題：「……要尋求通往共融與修和的途徑，就是從眞理——耶穌基督——本身取得光明與靈感的途徑。」同年夏天，他向台灣的主教團重申這項訊息：「我知道很多人懷疑修和如何出現。衆人要行動；衆人要轉向耶穌基督，因爲祂召叫我們合而爲一，和彼此共融。每人必須發現導向修和的步驟。我們所談及的，是一次漫長而艱辛的旅程。目標已很清晰，但通往目標的途徑似乎仍是模模糊糊。我們須懇求聖神光照，讓我們在祂激勵下前進。」

宗教事務局和愛國會不斷強調中國教會的獨立

自主。類似的措辭只會加劇地下教會成員的不信任。他們懷疑這兩個機構想切斷中國教會與教宗之間的關係，這爲他們是不能接受的。再說，他們不大有興趣加入官方教會，因爲他們認爲官方教會是由政府支配下的愛國會而非由各地主教管理的。

## 中梵外交關係

另一個困擾年輕神父和修女，或事實上困擾所有中國教友的問題，就是梵蒂岡與中國人民共和國之間缺乏外交關係。在中國，時常有人感嘆說，恢復外交關係就會解決所有問題。北京人民大學米教授提出五項妨礙重新建立外交關係的因素：無神論思想、馬克思主義、低估梵蒂岡的國際地位、擔心梵蒂岡的控制、中國主教的任命及祝聖問題。儘管前四項問題已逐漸取得改善，第五項仍是主要的絆腳石，因爲中國政府認爲主教的委任關乎中國主權。那麼，是否可達成某些令雙方均滿意的協議？日後自有分曉，但問題尚待解決。

## 代溝

育他們作牧者，俾能應付牧民職務的衆多要求。

年輕神父或修女初次派到堂區工作時，他們最需要有一位較年長和經驗豐富的牧者指導。對很多神父和修女來說，他們與其長上的年紀，就相差四十至五十歲。隨著年老的神父去世，不少堂區沒有聖職人員。很多年輕神父要完全獨力支持，缺乏經驗豐富的神父來指導他們如何適應或調整自己的新生活。有些人轉而興建新聖堂，因為這是實際的工作，其成果是顯然而見，自己又能從中得到滿足感。

然而，人們想知道，同樣的精力和熱誠是否更應用來建設基督徒團體。有些年輕神父因沒有接受足夠的修院培育，在面對那些學識更好的教友，都表現得很害羞，又不願積極領導團體。

中國教會向普世教會開放，將有助消除上述的很多困難，尤其是年輕神父和修女所遇到的問題。海外教會所能擔當的角色，就是鼓勵他們，並給他們提供各種體驗和進修的資源。這將有助訓練和培

談及中國的天主教會時，腦海中出現宗徒大事錄記載初期教會的經驗。我想起斐理伯與厄提約丕雅女王的臣僕相遇的故事。當時，那位太監正在誦讀依撒意亞先知描寫雅威的受苦僕人的經文。斐伯理「便開口，從這段經文開始，給他宣講了耶穌的福音。」

我認為這段聖經很切合中國教會的近代史。它開始時就像受苦的僕人……「如同被牽去宰殺的羊，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緘默。」但現在，它正經驗復活。正如斐理伯一樣，中國教會正「從這段經文開始」，發展自己經驗的神學。基督徒團體再次體驗到復活耶穌的臨現，祂的聖神使他們因分享自己的生命而活躍起來。任何障礙都不能妨礙聖神的行動。儘管困難重重，耶穌的神仍活躍於中國的基督徒團體中間，繼續結出豐碩的果實。

